



畅销不需要理由——
感动不需要眼泪——
蝉联畅销榜第一位
千万读者热评如潮

风宸雪

著

弃妃不承欢

【一世殇情】

独得帝眷，是她之幸，亦是劫。
凤台一跃，仅为了不负君恩，仅为了一份允诺。
从未想到，所谓的君恩，允诺却如过眼云烟，
被他毁灭殆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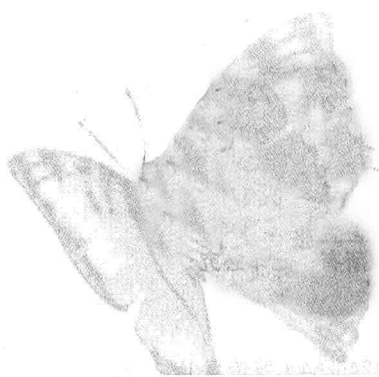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弃妃不承欢



一世殇情

◎风宸雪/著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弃妃不承欢：一世殇情 / 风宸雪著 .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143-0040-6

I. ①弃…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2432 号

弃妃不承欢：一世殇情

- 作 者 风宸雪
责任编辑 陈世忠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 1 / 16
印 张 23.5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040-6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 | | | |
|------|---------|-----|
| 第一章 | 国破城亡宫锦血 | 001 |
| 第二章 | 宫闱深深知几许 | 013 |
| 第三章 | 落红不是无情物 | 037 |
| 第四章 | 但见真颜龙心赏 | 048 |
| 第五章 | 朱唇一点生死局 | 064 |
| 第六章 | 百花争妍选秀台 | 076 |
| 第七章 | 血染暴室初谋心 | 089 |
| 第八章 | 南苑惊魂始鉴情 | 104 |
| 第九章 | 焉知情重舍身护 | 115 |
| 第十章 | 芳心许兮徒离忧 | 127 |
| 第十一章 | 凤台一跃了余念 | 143 |
| 第十二章 | 椒房殿暖人心冷 | 160 |
| 第十三章 | 燕婉之求两心系 | 172 |

- | | | |
|------|---------|-----|
| 第十四章 | 凉薄随心亦随情 | 186 |
| 第十五章 | 同游扬京合欢筵 | 196 |
| 第十六章 | 蟾光犹照萧瑟意 | 206 |
| 第十七章 | 烈焰噬魂凄凄归 | 229 |
| 第十八章 | 雪落聆情意微婉 | 234 |
| 第十九章 | 步步惊心深宫路 | 246 |
| 第廿章 | 道是前缘未尽处 | 264 |
| 第廿一章 | 归途漫漫两心近 | 279 |
| 第廿二章 | 血溅囍堂嫌隙生 | 287 |
| 第廿三章 | 除夕夜宴险惊魂 | 307 |
| 第廿四章 | 醉里真情与谁共 | 326 |
| 第廿五章 | 荧惑守心波澜起 | 336 |
| 第廿六章 | 浮华已逝芳魂渺 | 358 |

第一章 国破城亡宫锦血

风和，日曜，桃花碎，丽影憧。

金碧辉煌的宫墙内，阅不尽的，是繁华依旧，赏不尽的，是歌舞依旧，而你，我的夫君，是这里的天，是宫内所有女子，曲意逢迎、百般邀恩的王。

我是你的丽妃，空担了这一个“丽”字，我们之间，更像是一场政治的联姻。

因为，辛国继承皇位，不以男女论尊卑，仅是嫡系为尊。嫡后是先皇的第一任皇后，而，你的母后，不过是先皇第二任的继后。

于是，你的母后，辛国最传奇的太后，安柠，为了将你推上皇位，联合我的父亲，辛国上卿澹台谨，将嫡后所生的皇太女夏侯雪送往乾国和亲，从那一天起，你，夏侯世，成了辛国的太子。顺理成章，在先帝崩后，你登基为皇。

只是，这皇位没有坐多久，就被日益壮大，通过征战番邦扩充疆土的乾国所打破。

或者说，你在你母后的安排下，自动向乾国俯首，用每年的进贡以换得一隅的安稳。

从皇帝变为国主，不过二字之差，其实，差的，又何止是天壤之别呢？

我十三岁那年，终于被你迎进宫，成为你的妃，你赐给我“丽”做封号，居洗玉宫。

我知道，自己的美丽并不输给你的母后，曾经的辛国第一美人，安柠。

可，第一次侍寝的那晚，当我忐忑不安地在龙榻上终于等到姗姗来迟的你，你眸底袭过的清冷，深深刺痛了我，原来，我娇美的姿容在你的眼中，只不过化为你唇边的一抹哂笑。

那一晚，你并未临幸我，甚至，在以后的两年中，我都未曾真正成为你的女人。

渐渐习惯被你忽视，被你冷落，在这宫中，过着静默如水的日子。

我时常站在洗玉宫雕着芍药花的亭台上，遥望着你，那么柔情脉脉地，望着你的皇后，乾国淑华公主百里裳。

那一刻，我没有悲伤，也没有怨恨，更加没有嫉妒，只是，淡漠地以为，会在这深宫内蹉跎掉我最美好的岁月。

但，我人生的转折，还是在战火硝烟中，悄然地到来。

乾国以你私下拉练军队为缘由，起兵征伐，只用了一年，终攻破辛国的都城镜平。这一次，你的“不安分”，或许连这依附乾国的国主都是做不得了。

我站在洗玉宫的亭台上，看到前面的宫门处，火光烧亮了本已是黄昏的都城，炮轰隆隆中，曾经，金碧辉煌的一切皆化为废墟。

当惊恐的喊叫声愈近地响起时，乾国腥红的旌旗终于高高飘扬在九重宫阙外，伴随着古老悠久的朱色宫门被军队撞开，辛国后宫第一次充斥着悲凉的气氛。

四处都是仓皇逃命的宫人，有人死在乾国将士的刀下，也有人践踏着昔日同伴的尸体，继续向前逃去。

洗玉宫的亭台很高，这里曾是前朝嫡后的寝宫，但，因为嫡后死在这，被认为不祥，所以，我才以一个弃妃的身份居此处，而不遭人嫉妒。

这也让我在今日，比任何人，更清楚地看到，乾国的大军是怎样攻进辛国的腹心，雷霆之势，锐不可挡。

“娘娘，乾国攻进来了，您快逃吧。”近身宫女圆荷在我身后带着哭音喊着，她比我还小一岁，看到这样的场面，自然惊慌失措。

逃？又能逃到哪儿？

覆国之下，其实，哪里都不再安全，身为后妃，则更是危险，这种危险，并非来自死亡，而是女子的贞守。

我回眸望着她，淡淡一笑：

“替我取一套内侍的衣裳来。”

她带着不解，但仍依言回到后殿奴才住的地方，替我去取。

我缓缓走回寝宫，这才发现，偌大的洗玉宫，人，已去得干净。

我，不过是被皇上遗忘的妃子，本来侍奉我的宫人，平日所得的打赏就比别的宫人要少很多，今日，谁又还记着这个不得宠的主子呢？

唯有圆荷，还跟着我。

神思间，她取了衣裳来，我默默换上，将青丝悉数拢在内侍的头衣内，若不仔细分辨，甚是不起眼。

“娘娘，这里离西角门最近，您还是从那走吧，奴婢刚看了下，唯有那边还没有硝烟燃起，想是安全的。”

走？我嚼着这个字，唇边的笑容，是苦涩的。

终于有朝一日可以离开这个囚笼了吗？

“咻”地一声，一道银光破窗闪入，圆荷随着这道银光，没有哼一声，便匍伏倒地，一支白羽箭不偏不倚，正刺进她的后背，深及箭簇。

血，迅速从她淡紫色的宫衣上渗出，我没有来得及唤她一声，殿外已传来士兵嘈杂的声音，间或还有女子的呼救声，有几支乱箭从轩窗射进，我躲避中，顺势，滚进床榻下，拂动缀着璎珞的流苏，叮当冷脆。

音甫停，殿门外步伐声渐起，有人进得殿来，我缩着身子，透过流苏，看到圆荷怕是早断了气息，尚未瞑目的眼眶内，乌黑的眼珠子，一动不动凝着某处，里面，是如死水般的空洞。

那样的空洞，让我战栗着缩起身子，当死亡离自己这么近时，我突然觉到一种无法抑制的

恐惧，瞬间，攫住彼时的思绪，原来，我也会怕。

人的命只有一次，死去后，必是一片黑暗，从此，世上的事，便再与你无关。

也没有多少人会在若干年后，记得，有个女子，死在辛国都城被攻破的那一天。

用自己的生命为辛国的覆灭添上一道极淡的墨彩，渲染国破家亡的悲凉，这样的结局，难道也会是我的吗？

进宫为妃是政治的交换，冷落两年是帝王的无情，这样的辛国，不值得我再付出自己的命！

我要活着，一定要活着！

不管怎样，活，总比死好！

思绪被一个骤然响起的女子尖利求饶声打破：

“不要！不要！啊——”

珠钗环佩冷然作响间，是男子带着淫意的笑声：

“让咱们追了这么长时间，总算还是落到哥儿几个手中。”

“这南国的后妃果然标致水灵。”

“统领，您先用。”

“放开我，求求你们，放开我！”到此时，我才辨出，这竟然是薇贵姬的声音。

贵安是辛国后宫从二品的妃位，薇贵姬亦是伴着皇上三年的妃子，孕有一女，因其容颜若蔷薇妩媚，故才赐了这个封号。

她所居的月华宫离洗玉宫倒是极近，平素与我，却很少往来，想不到，今日，她竟落此劫难。

“真晦气！这里还有个死人，来，替本统领先移开。”似有人对着圆荷的尸体唾了一口，骂道。

透过榻边锦褥垂下流苏，我看到圆荷的尸体被他们所挪开，接着，薇贵姬被一个五大三粗的男子，抛到还沾着圆荷血迹的那块地毯上，她的衣裙已裸露大半，却还在奋力挣扎着。

我的位置正好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发生的一切，而因着床底的光线较暗，外面着实不易察觉到我。

“统领，不到床上慢慢享用？”

“妈的，不用，就在这，还真犟，你们替我按着她！我就不信，打了大半年的仗，连个辛国的女人都制不了！”

然后，我看到两个小兵模样打扮的男子分别按住薇贵姬挣扎的双腿。

我别过头，不忍去看这一幕，薇贵姬凄楚的声音响起时，我知道，这代表着她没有任何力量保留自己最后的尊严。

当我再次望向外面时，眸底有些水雾，浅浅的，不深。

伴随着那几个乾国士兵愈渐不堪的笑语声，她终于不再求饶。

我捂着嘴，生怕自己的呼吸，都会被他们听到，心，似要跳出胸腔，其中夹杂的，有对她的同情，更多的是对这些禽兽的愤懑。

但，我什么都不能做，能做的仅是自保。

薇贵姬的手被粗壮将领打扮的男子握住置于头顶，在他的凌辱中，她的螭首愈渐靠近床榻，娇躯似乎禁不起这样的蛮力，微微弓起，然后她秀丽惨白的脸便仰着落进我的眼中，乌丝随着螭首仰起飞扬出一道弧度，拂动流苏上的璎珞，发出的脆响淹没在男人下作的声音中。

她如雾的眼眸，仿同圆荷的一样，死死地望着我身处的黑暗，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看到我，抑或，她的意识早就涣散到看不见任何东西，只是不愿意将视线停驻于正在发生的凌辱上。

从未经历男女之事的我，看着这一幕，脸很烫，心里涌起的一种恶心，伴随着空气中愈浓的秽液的味道，让我不禁一阵反胃，我死死捂住唇，不让自己发出任何的声音。

突然那壮硕的乾国统领闷哼一声，薇贵姬似乎再也承受不住这样的力道，而统领全神贯注在这疯狂的凌辱中，渐渐放松对她手腕的控制，她蓦地挣开他的手，纤白的手镯反射出一道弧光，映着殿外透进的光芒，折耀进我的眼中，我稍避开时，她已将流苏拉扯下，床上锦褥随之倾翻在她的身上，也盖住那个统领。

她用这种方式，来试图挽回最后的尊严，不让边上两个小兵，肆意地打量。

可，一切都太迟。

一声低吼，薇贵姬的身子伴着这声吼叫，脸突然撞进了床榻底下，榻下雕花的木刻勾纹从她秀美的鼻端蹭过，鲜血顷刻冒了出来，流血的脸，在黑暗中，分外狰狞。

我措不及防地向更里面缩去，但，那个统领已将盖住他头的锦褥揭去，弯身凑到榻边，欲把薇贵姬拉出去，兽一般的眼睛，在黑暗中有敏锐的视线，当然没有错过蜷缩在最里侧的我。

他的眼中散出看到猎物时的贪婪光芒，如铁钳的手臂抓住我的莲足，将我使劲拽了出来，他的力气大得惊人，我被拖出，扔到一边，那两个小兵打扮的男子，吃吃笑道：

“统领，太监您都要了？哈哈。”边笑，他们边迫不及待地将被薇贵姬也一并拖出来。

薇贵姬仰天躺着，脸上的血依然在流，可她浑身的力气消失怠尽一般，再没有挣扎，也没有力气去捍卫一个女子最后的尊严。

我被拖出的瞬间，虽将头尽量低下，但那个赤着身子的统领颇有兴致地逼近我，突然，用手一掀我的头衣，青丝散落，他哈哈的大笑声中，有着得意，也有着浓重的欲望：

“老子想，怎么太监有这样小巧的脚，脸也俊俏得不像样子，果然是个女娃！”

他肮脏的手，随着这话，移到我的胸前，我双手护着胸部，但，根本敌不过他凌厉的攻势，青色的内侍服被他“哧拉”一声，撕开一大条口子，我里面穿的湖水蓝的肚兜裸露出来，更激起他的欲望。

那两个小兵，也暂时松开薇贵姬，开始打量着我，对于他们来说，我是新鲜的猎物，有着别样的趣味。

统领肮脏的手就势要扯我的肚兜，我纵然求生，但不代表我甘愿受这种侮辱，我向后挪动身子，看到一侧竖立的景泰蓝鎏金花瓶，用手奋力一拨，高大的瓶身便往他身上倒去，伴着瓷器碎落的声响，他敏捷地避到一边，溅起的碎屑落在我缩起的莲足上，隔着丝履还能觉到痛楚。

“妈的，不识好歹。”他冲到我面前，拎起我，一记耳光扇得我眼前金星一片，顺着掌风，他将我掷到一边。

我扑倒在地的瞬间，眼前，陡然出现一双高腰靴，玄色的靴底，绣着蟒纹，这双靴在我面前停下，然后，我听到不怒自威的声音：

“本王让你们做的事，你们做了吗？”

“小的参见景王！”那两个小兵声音里带着一种惧怕，这种惧怕深到让他们请安的声音都显得十分不自然。

还是那名统领见惯世面，见过礼后，接着禀道：

“小的正奉命寻找淑华公主殿下，但迄今尚无发现。”

“是吗？”景王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森冷。

淑华公主，不正是皇后百里裳和亲前在乾国的封号吗？

“是。”

“很好，来人。”景王的口气似是赞许，但这赞许背后隐着一种意味，在那以后，当我渐渐熟悉这个男子时，才知道，这种意味代表着杀戮。

“将这三个擅离职守，无视军规的士兵，就地正法！”

不过一句话，三条人命，便顷刻覆灭。

那三名畜牲做梦都没想到竟会是这样的下场，胆小的一个已发出杀猪般的嚎叫，但终被景王身后的士兵迅速押了下去。

“景王，这两名女子如何处置？”接着，是士兵的请示声。

我的下颌在那名士兵话音落下后，被修长的手指抬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乾国的景王，他的眼眸同他说话的声音一般冰冷，同时带着洞悉一切的犀利，以及一抹羁傲。

而他的俊美，是我从未见过的，不同于皇上夏侯世苍白斯文的孱弱，有着逸尘的贵雅不凡。

我的脸微微一红，映在他亮若星辰的眸底，我突然看到自己玲珑有致的曲线在肚兜后若隐若现，不禁红晕更深。

他唇边拂过一缕淡不可觉的笑意，松开我的下颌，随即我的背上一暖，他解开自己的披风，罩在了我的身上。

披风，很暖。

但这份温暖，却抵不过他日后所予我的寒冷。

可惜彼时，谁又能预知以后的事呢？

“将她带去军营。”

他语意指的是薇贵姬，我不明白带去军营是什么意思，低下头的我，开始盘算，该怎么掩饰自己的身份。

辛国后妃身份，在举国倾覆时，未必会比一名普通的宫女更好。

“这一名呢？”

“本王自会处置。你们先去找公主，一有消息，立刻报于本王。”

“是。”他身后跟的多名士兵，脚步整齐地向外奔去。

我匍身在地上，直到他声音响起：

“起来。”

我拢紧披风，确定自己被包裹得严实才站起身，这个小举动落在他眼里，只是一抹更深的笑意。

“你是辛国的后妃？”

“不是，奴婢只是这宫中的宫女。”

“这里不是辛国皇后的寝宫？”

他颦起眉，打量着周围，确实，冼玉宫无论从外观或地势来说，都实为历代皇后的寝宫，然，外人又怎知，这里是不祥之地呢。

我低眉敛目，恭敬禀道：

“这里是丽妃的寝宫。”

“丽妃？”

“是，娘娘方已遭了不测。”我手指着地毯上的那滩早干涸的血迹，圆荷的尸身滚落在一边，料想这位乾国的景王，应该也不会对一具尸首感兴趣。

“你们准备逃出宫？”

他淡淡的语气下，让我的心骤然抽紧，我抑制住怦怦直跳的心，尽量让声音如常：

“是，所以才换了这身衣裳，哪料到——”

话语未完，他陡地将我的手抓住，声音冰冷如剑：

“你，果真是宫女？”

我被这一拽，眼眸对上他的眼眸，他犀利的眸光拂过我的面部，随后，披风被他拽住的部分滑落，我用手去掩，臂上的一点守宫朱砂痣落进他的眸底。

谁会想到，辛国堂堂丽妃之尊，入宫两年竟还是处子之身？

这无疑是最好的说明，我仅是宫女，并非嫔妃。

“是。”我的语音里带着一丝刻意装出来的战兢。

他唇边勾起一抹笑意，替我复将披风拢好。

“既是如此，你该熟悉这辛国后宫，带本王去皇后寝宫。”

“奴婢遵命。”

他转身，身上铠甲的明光刺进眼中，让我加剧的心跳不能平息。

我低首带着他，往皇后的倚凰宫行去。

殿外站着的数名士兵便紧随在我们身后，我若想半途脱逃，看来亦是绝无可能的。

沿途，有乾国的士兵在疯狂地搜掠各处宫闱，但，在见到我身边的景王时，无不露出惧怕神色，纷纷俯跪行礼。

空气中，有花香，有血腥，两种味道交缠在一起，冲击着人的嗅觉，也撞击着人的视线。

干涸成乌红的血上，又延淌着鲜红的新血，仿同那扇乾盛门一样，旧漆上罩着新漆，每年，始终是沉沉的红。

没有人会在意，这红色，是刷了多少遍漆才不会褪却，正如此刻，也没有人会在意，亡国的宫中，有多少生命作为破城之日的最后一次祭奠。

而这场战争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乾国的铁骑便踏破辛国号称最坚硬的都城。

一年前，我的夫君，辛国帝君夏侯世信誓旦旦地说，不义之师不得天助。但，现在呢？我不知道，他躲在宫里的哪个角落。

他是个懦弱的男人，忌怕着我的父亲，又倚赖着我的父亲。

所以，在他们中间，我不光意味着政治交换，更意味着必然的牺牲。

拢着披风的我，走在这本应熟悉，但实际无比陌生的甬道上，倚凰宫的琉璃瓦在夜幕中微微折出几缕光芒，那里，正是皇后的宫殿。

百里裳，乾国的和亲公主，当她的故国侵略的铁蹄彻底占领她夫君的国土时，这个女子，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

从她和亲至今，毕竟专宠长逾十五载，今天这一切，却突然颠覆得让人觉得措手不及。

我和她，其实都是政治的交换，但，她比我幸运，没有空付红颜牺牲在这一眼看不到头的深宫尽处。

我不明白为什么夏侯世这样宠爱她，哪怕她从未为皇上生下子嗣，依然得到比其余诞下子嗣嫔妃更多的宠爱，正如我不明白，乾国为何一定要灭辛国一样。

或许，我的智慧永是局限在小处，到不了更宏伟的大处，一如此刻，我所盘算的，是怎样可以逃出宫去，而并非，被人胁迫着，去找这个皇后。

一路行去，满目苍凉。

血，浸满宫中的甬道，一具具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每一处地方，有宫女，也有内侍，更有衣着鲜丽的后妃。

有些尸身尚是衣着完整，有些，却显被凌辱致死。

这弥漫着血腥的景象，映入我的眼中，深深地刻进心里，让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离死亡那么近。

所以，在其后那么多年中，求生，变成我的本能。

不管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只要能活着，就好！

“稟景王！”一个士兵从前方奔来，拉长的语音让人极不舒服。

“说。”身边的男子并未停步。

“已找到辛国帝君和淑华公主！”

“哦？”他的语气依然没有丝毫惊讶。

“但，淑华公主正坐于酈台之上，欲待焚火！”

我惊愕地抬起眼眸，景王的唇边恰浮出一道似笑非笑的弧度：

“本王已知，你在前面带路！”

我看不透这样的表情背后几许乾坤，我唯有放慢脚步，故意落于他身后。

按方才士兵所说，夏侯世和百里裳必然是在一起，不论他们生死，与我何干？我若同去，万一被他们认出，我当然不愿做殉葬的后妃。

如此，趁着景王心急于去救淑华公主之际，倒是最好的脱身时刻，哪怕后面跟着些许士兵，然，此处，只要穿过一个拱门，便是西角门。如果我速度快一点，是否能有一线的希望呢？

神思间，手腕骤然一疼，已被那景王钳住，他唇边的弧度清明，是一抹讽刺的笑意：

“莫想逃。”

语音虽低，字字入心。

他的手隔着披风握住我的手腕，力很大，疼得我不禁蹙起眉，这一蹙眉再松开时，已到倚凰宫前的酈台。

酈台，是夏侯世为百里裳特意建造的高台，乾国女子善舞能歌，百里裳更精于此，但，她恐怕不会想到，昔日的荣华之处，今日却成催命之所。

四周，堆放着高高的柴禾，想必在乾国攻城之际，她就有此打算，所以，现在，她一袭素白的衣裙，端坐中央。

但，夏侯世并不在她身边，那个懦弱的男人，滞怔在柴禾外，还是没有因亡国改变自己的性格，苍白孱弱的身子在帝王明黄的龙袍下，本该有的王者气势荡然无存。

我低徊眸华的瞬间，景王冰冷的声音打破彼时的寂静：

“淑华公主，意欲何为？”

“国既亡，为玉碎！”她说这句话时，我不知道她脸上可有稍纵即逝的惧怕，仅从话语中，我听到的，是镇定自若，更是视死如归。

而我，做不到像她那样。求生是我今时今日唯一的本能。

“倘若公主认辛国为家国，那么，公主之命便与我乾国无关。”景王酷冷的语气，犹如刀锋一般从人心中划过，“公主可还是在等谁？”

这句话，无疑是逼皇后自焚！

他，果然是绝情之人！哪怕他现在松开我的手腕，那里依然有着让我惧怕的余温。

“皇上，您说过，与臣妾情比鹣鲽，今日，难道真不愿陪臣妾同去？”她的话语中，含的是一个女子，对爱情最后的希冀，婉约地诉来，虽寥寥几句，亦触人至深，可，那个男人，还是沉默，这份可怕的沉默仿佛冬天屋檐下凝结的冰柱一样，摇摇欲坠，一旦坠落，伤到的，便是最近身之人。

沉默终是被士兵的通传声打破：

“摄政王驾到！”

一袭深青的衣袍从我面前走过，全然不似景王的戎装。

“参见摄政王。”景王躬身行礼。

一边站立的乾国士兵也纷纷行礼，带着无比的恭敬，这种恭敬不同于对景王的惧怕，是一种接近对于拥有至高权力者的恭敬。

深青的袍子在我前面站住，然后听到摄政王低哑的声音响起：

“吩咐下去，要找另外一名妃嫔，辛国的丽妃。”

我的心因这句话怦怦地跳着，但，面容依然做到镇静自若，在深宫这些年，唯一得到的历练，应该就是无论心底是怎么想的，表面上，别人永远看不穿，也看不透，只有这样，才能在这里，活得更长久一些。

“是，本王会吩咐人去寻找丽妃。”景王随即命令身后的士兵，搜寻丽妃。

心底有些疑惑，明明告诉他丽妃已死，再如何，总不该这般搪塞摄政王。

但这疑惑很快被摄政王接下来的话语所打断。

“小裳，下来，跟孤回乾国吧。”摄政王再启唇，语气却是极温柔的，喊着皇后的闺名，以亲情呼唤。

皇后轻轻地笑了，笑中带着一种哀伤，更带着一种惆怅：

“摄政王，从本宫远嫁辛国的这一天，本宫就知道，不可能再回去。身为帝王之女，是本宫的幸，亦是不幸，但今天，本宫是心甘情愿地走，如此，倒是干净，且不负任何人，唯求摄政王，勿把本宫的死讯告知母妃。”

“小裳，你这是愚忠！”摄政王的声音里是深深的叹息。

景王朗声紧接着道：

“淑华公主，你母妃许昭仪早在十五年前，就因忤逆先帝被赐死。”

我惊愕地转望着景王，说出如此歹毒话语的他，依然面若天神般俊美，仿佛，刚才的话并不是他所说般，他一直安静地站在那边，用一种事不关己的从容神态。

“母妃……”皇后凄凉地轻轻唤了一声，一切复归平静。

而摄政王对于景王的言语，似也置若罔闻。

随后，火折子，被她吹起，燃烧的火舌瞬间，借着三月的风势吞噬周围的柴禾，我闻到，衣物的焦烟味，还有，火焰燎吞肌肤一种特殊的甜香。

抬起眸子，我看到，在红色火光中的她，面庞渐渐不再清晰，唯有一句话清晰地飘了出来：

“皇上，臣妾终于怀了您的皇嗣，可是，臣妾不愿意让他知道，他有这样一个懦弱和残忍的父亲！”

夏侯世的脸刹那变得死灰一片，这份灰暗，同火光的红烈形成鲜明对比。

但，至始至终，他的眉，都没皱过一次，泪，也没有掉过一滴。

帝王之爱，原来，不过如此……

记不得，自己是怎样离开酆台，也没有去看最后那瞬间，摄政王脸上的神态，纵然我很想知道，

他是否也想皇后死，但，他身上的肃穆比景王身上的酷冷更加让我不敢正视。

景王将我仍旧安置在洗玉宫，并派了两个士兵在宫门守着。

夜深，不管入侵者有多急切地需要接管这座古老而腐朽的宫殿，总是要等到日间，才能更好的盘点，他们所获得的关于胜利的附属品。

临行前，他将一枚雕刻精美的麒麟玉佩交予我，上面凸刻着一个“景”字，我明白，当我再遇到穷凶极恶的乾国士兵时，我已有了庇护，虽然我并不明白为何景王愿意施舍这份庇护给我。

或许他有他的目的，但，我不会等到他将目的实现的那刻。

夜已深，我看着圆荷的尸体还在那儿没有被移开，今日，宫中添了这么多尸体，谁又会记着她呢？

摄政王提起丽妃时，景王并未将我所说的转告于他，这点，是我一直忐忑不安的，莫非，他早识破我就是丽妃？

所以，我必须逃。

我不知道出宫后该去哪儿，我只知道，留在这，说不定，明天的夕阳都看不到。

将殿门紧掩，吹灭蜡烛，黑暗中，面对一具尸体，是让人恐惧的事，但我要走，仅能有这一次机会。

我知道，洗玉宫不同于别的宫，在主殿后设有偏门，偏门外，是直通宫外的太液池，既然宫门在夜间极有可能有重兵把守，那么水路倒是不错的选择。

当然，在走之前，我还要处理掉这里的一切，以便能换个身份重新开始。

至于父亲，上卿大人，我相信，他的政治嗅觉比任何人都灵敏，说不定此时，他早效忠新主，以他更加虔诚膜拜的表象去继续为人臣。

而我，在赔上这两年的光阴，以及他对我的不闻不问之后，我清楚，一个庶出的女儿，在他眼里的利用价值早就该尽了，尤其在辛国灭国的今日。

换上黑色的裙衫，犹豫了一下，还是将那玉佩带在身上，并蹑手蹑脚将宫中珍藏多年的酒一路倒于地上，直到后殿门前。

推开殿门，果然寂静无人。

关上屋门的刹那，我掏出随身的火折子，和皇后一样，将它吹起，刹那，将地上的美酒引燃，不消一会儿，整座宫殿就将付之一炬，“丽妃”的尸体也会烧得无法辨认，当然，亦无人会知，那不过是丽妃身边的一名宫女。

当火光在我身后燃起，瞬间照亮黑暗凄迷的辛国后宫时，我已站在太液池边，池面如镜，澄净地，完全没有沾染丝毫的杀戮血腥之气。借着洗玉宫那边的人声鼎沸，我尽量放轻身子与水接触时的声音，涉入水中。

记得老官人说过，太液池顺着玉带桥的方向，是一直通到护城河的活水，这般设计，据说是出于风水考虑，辛国建都之地，为缺水之木，须引活水绕宫，方能保朝朝盛世繁华。

可，风水作保，也不过成就五代帝王，今日，依然，国破城覆。

现在，这方活水能为我所用，倒亦是托了当年风水之福。

黑色的裙裾濡湿，只要将脸扎进水底，我便可以如鱼般自由遨游了吧，心下念着，但却怎么都低不下脸，领袖处骤然收起的束缚让我的颈部有些憋闷，怔滞间，男子若有若无的呼吸，从耳后袭来，他是何时靠近我的，我竟一点声音都未听到，包括此时，我的领袖被他所挟也在毫无知觉中。

心，陡然生出的凉意因男子的启唇，更凉于足下池水，一丝一丝地侵进百骸，直到浑身犹如坠进千年冰窟一般。

“本王说过，莫要逃。”

他的声音犹如地狱的罗刹，不会让人觉到狰狞，但，入耳，即是死亡的讯息。

他注意到我身子的颤抖，松开我的领袖，颈间的舒缓，仅让我更清晰地发现，此处活水，宛如传说中奈何桥下的忘川河一般，于暗处翻滚着腥甜的血浪，吞噬着我尚踩在河底的莲足，我甚至能感觉到，无数的冤鬼之手正撕拉着我的腿，将我一起拽向不可知的深处。

身子，突然如飞羽凌空，我被一股巨大的力气拨离出水面，随即向岸上扑去。

我就这样被他拎起，摔掷到了岸边。

我撑着手，让自己慢慢站起，第一次，感觉到无比的狼狈。

脱去戎装的景王站在我面前，一袭玄色的锦袍，伫立在月华下，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玄色，便成为他给我唯一的印象，这是一种意味着死亡和绝望的颜色。

他紧抿着薄唇，眼底，深幽莫测，唯有唇边一抹哂笑让我知道，他在看着我的狼狈，讥笑我的不堪。

我抬起脸，直视他的讽笑，我不认为求得生存是种耻辱，也不认为这样地逃有失礼仪，洗玉宫冲天的火光映照在他的身后，将他眸底忽尔掠过的另外一种神色衬得愈加看不真切。

他修长的手指捏住我的下颌，语音冷漠地道：

“如果再逃，本王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无门。”

“奴婢不过是亡国宫里的一名宫女，王爷对奴婢未免太上心了吧。”

随着这句话，我冷冷地将下颌挣脱他的钳制，他没有料到我会如此违逆，被挣开的手微微一滞。

被他捉到，是生是死，不再是我所能求得的，不过都在眼前这个男子的一念间。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搏这最后一下呢。

哀婉地求饶，或者，还不如公然地违背，更能让他因为一时的兴致冲淡杀戮的嗜血。

他收回手，眸光犀利地从我脸上割过，唇边的哂笑化为一种我看不明白的笑容。

然后，我的身子突然再次腾空，等回过神来，我被他侧身抱起，大踏步地往前走去。

“您尊贵如王爷，请放奴婢下来。”

被他这一抱，心底升起惧怕，因为，我清晰地感到，他作为一个男人的欲望，在此时，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他看似无波的眼底。

也是在那一晚，洗玉宫的火，不仅烧去了曾经的丽妃，也将我蜕变成另外一个女子。

当我后来站在乾国后宫的最高处时，我常常在想，如果，彼时，我没有放那一场火，或者，我没有答应景王提出的条件，我接下来会走的路，是否因此而不同，但，凡事都没有如果，当景王把我带回他暂时下榻的云何宫，昔日安太后的寝宫时，我注定走上的，是无法再回头的路。

他将我扔在铺着猩红刻金丝牡丹凤纹的毡毯上，这里，曾经，住着辛国最尊贵，也是辛国后宫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女子，但现在，她和她的儿子一起，沦为了乾国的阶下囚。

自古胜者王，败者寇，不过在覆灭、侵占中，完成帝王江山，千秋业。

这些，都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只关心如何能活下去，而不是沦为亡国的祭品。

“你想活下去吗？”景王仿佛洞悉我的心思，倨傲地问，我只看到，他玄色的袍角上，有一丝极淡的红色洇着，是男人的鲜血，还是女子的胭脂，当鲜血失去生命，胭脂失去色泽，这两者，

竟也可以如此的类似。

“您会让我活下去吗？”我抬起脸，望着他。

这个男子我看不透，他眼底如同深潭一样，漆黑若墨。

“倘若你答应替本王做一件事，你，可以活，而且本王保证，你会活得比现在更好。”

交换吗？

此时的我，根本没有权利拒绝。哪怕条件再苛刻，或者不公平。

“不知道卑微的奴婢，可以为您做什么事呢？”

“你叫什么名字？”他突然问。

名字？

我滞了一下，我的名字，在我成为丽妃的那天就已经渐渐遗忘，因为，那不过是我作为庶女时的一种身份，恐怕除了母亲外，早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进宫前，他们更多的，称我为大小姐，但，尊敬的，只有夫人所生的二小姐。

我的母亲，只是妾。

而现在，我又怎能说出，我作为丽妃时的那个名字呢？

“墨瞳。”看着他的眼睛，脱口而出这个名字。

“墨”，是我母亲的姓，“瞳”，是源于他此刻的瞳眸吧。

“墨瞳……”我看到他薄唇边扬起一抹弧度，似乎在玩味这个名字，接着，他的声音再次响起时，依然带着高高在上，让人无法企及的冰冷：“这件事，你现在还没有能力做，等到你有能力时，本王自会告诉你。从今晚起，你，墨瞳将不再是辛国的子民，从此刻开始，将按着本王赐给你的身份重新为奴，记住了吗？”

我疑惑地望着他，他话语背后有几许乾坤，是彼时的我无法参透的，但，他许诺我生的希望，我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我所能做的，仅是恭顺，然后，在他的示意下，换上士兵的戎装，再次遮起女儿红妆。

也是从那晚开始，直到抵达乾国都城扬京，他都命我随侍一旁，包括夜晚，我也必须打地铺卧于同室。

六日后，乾国大军彻底接管辛国的都城，并略加休整后，他奉摄政王之命，率十万将士先行回京复命。

返回的途中，他并未驾马前行，而是身着便袍坐于车辇中，我是唯一可以随坐于车辇的士兵，比起日夜脚力兼程的那些兵士自然是好过不少。

我身着士兵的装束，平时又将盔沿压低，故并未有多少人对我起疑，况且，他的车辇中，连将军平日都是不能随意窥见的。

那一日午后，暂停行军，稍作歇息。

辇帘外，有近身护将传来的声音：

“稟景王，军营中那些女子又有几个死了。”

“既然不日即将抵达扬京，还留那些女子在军营中做甚么？”

“是，末将明白该如何处置。”

我不解地望着他，他仍闭目养神，车外，随着那护将的离去，隐隐有些响动传来，好奇促使我微微掀开窗纱的一角。

窗外，两名士兵正在推车，缓缓往林中走去，推车上置放的，竟是几具女子裸露的尸体，

隔得有些距离，虽看不真切，但，从她们向后垂着的脸上，能辨出，是昔日宫中的几名后妃，纵然品级不高，也算曾沐得圣恩，可在国破后，却是如此的下场，在意料外，亦是在情理中，因为，她们的天，夏侯世，此刻，都已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自启程往乾国而去，我没有再见到他，但，我能感到，景王这番提前返京，目的，定是押送他回京。

将亡国的帝君献给乾国的帝王，这无疑将是乾国的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史官亦会竭尽所能地去渲染这份丰功伟业。

哪怕，丰功伟业的背后，沾染着无数人的鲜血，都不会让它的宏大有一丝一毫的褪色。

而，对于我们女人呢？本以为进了宫，便得到一生一世的富贵，岂知，要面对的，不仅是宫廷争讼的步步皆惊，更是覆国之灾后的种种不堪。

今天，我虽然安然无恙地坐在这暖车香衾中，下一刻，殊不知，又会不会是她们中的一人呢？

目光所及处，又有一队士兵押着数十名衣衫不整的女子，往林中行去，未过一会，传来的，是女子凄厉的叫声，然后，我看到，其中一个女子，满身血污跌撞地跑出林子，竟然是薇贵姬，她疯癫地笑着，往我所在的车辇方向奔来，但，距离还很远时，她的身子陡然倒下，血从她的颈处喷溅而出，我惊骇得用手捂住嘴，仿佛那血就喷溅在我脸上一样，身子不自禁地往后挪去。

他的手扶住我的肩膀，带着冰冷的温度：

“怎么，怕了？”

在这一刻，我终于明白，那些曾经和我一样明媚鲜艳的女子，在军营中沦为什么，更明白了，这只手的主人，是何等地狠毒。

我想保持冷静，像以前一样，但，我的身子还是不受控制地在他的手下颤抖。

他的声音，轻柔地响起，只带着另一种绝狠的意味：

“如果你不听话，下场不会比她们好。”

“你让我做的到底是什么事？”我不露痕迹地避开他拥住我肩膀的手，语音却出奇的平静。

只有我知道这份平静下，需要怎样的抑制忐忑的心情才能做到。

“继续进宫为婢。”他薄唇微启，带着檀香的气息从耳边拂过，“当然，这只是第一步。至于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会等到你有能力做时，才一步一步告诉你。”

他的语声依然温柔地仿佛三月的春风。

我没有再说话，仅将茜纱窗放下，那一抹淡淡的红辉映进我的眸底，方才那片血腥之味，亦渐渐隐去。

从辛国的后妃，沦为乾国后宫一名卑微的宫女，倘若，这是唯一活下去的路，我愿意接受这份安排。

毕竟，身为后妃这两年，我品到的，是孤独和落寞，所有年少时关于举案齐眉的憧憬，在这两年内，一点点被蚕食殆尽。

如今，国既破，家不在，到哪里，做什么，其实，对我的意义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上卿的千金，曾经的丽妃，都随着洗玉宫的一场火消逝吧。

从此，这世上，只有墨瞳，再没有澹台嫔这个人的存在。

此刻，我终于记起，伴我十四载至今的名字，澹台嫔。

我轻轻闭上眼，心绪归于淡泊，唇边浮出一抹笑意，纵是带着几许的莫奈何，可，必定仍旧是倾城之笑。

我的笑，一直是最美的。

这一笑，笑尽的，不仅是过往的云烟，更是乾国后宫今后因我的到来，所发生的颠覆。

第二章 宫闱深深知几许

抵达乾国的都城扬京的那天，景王换骑了骏马，我也下车辇，并入士兵的队伍中。

听着鞭炮雷鸣，欢声跃动，扬京百姓在安庆主道两侧纷纷以无比的喜悦来迎接这场昭示着乾国更为强大的凯旋。

景王戎装英飒地骑在马上，我偶尔抬起的眼眸，看到明光铠下，他的周身，仿佛被镀上一层淡淡的金晖，宛如天神一般，让人瞻仰。

在簇拥的人群中，我依稀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但转瞬消失，再看不到。

仅看到，我曾经的夫君，以及辛国最尊贵的女人，安太后，在队伍的另一侧，终于，低下他们以往高傲的头颅。

于我，又何尝不认命呢？

我听到三呼万岁的声音，应该是乾国的帝王御驾亲自欢迎大军归京。

而我由于身处队伍的尾侧，此时被景王身边的一名亲信悄悄地引往扬京的一间民居。

那一晚，景王来到这看似不起眼的民居，交给我一样用蜡封住的白玉膏脂，嘱咐我涂于脸上，并且每次洁完面之后，都要重新涂上。

涂上这层膏脂后，我本来灿若桃李的粉脸蓦地变成毫无气色，甚至略带着些许蜡黄的平凡容貌。

我淡然地接受他的安排，并没有惊讶，或许，女子无貌，在宫中，更加能够生存。

第二日，一名身着紫色宦官服，唤做小德子的内侍将我带进宫中。

我不知道景王究竟要我做的是什么事，我只知道，在我离开时，那名内侍将一张写有我身世的纸郑重地交给我。

进宫前，依然要接受那一道，在我看来是屈辱象征的验身。

无论秀女或者宫女，都必须是处子之身。

但，即便是屈辱，又有什么关系呢？

国破后，我本就无家可归，倘若能以宫女之身一直到老，至少还能活着。

人，原来，就是这么卑微地为了活，可以放弃一切，包括荣华，包括尊位。

我容色不惊地接受着入宫前的一切检查，直到老嬷嬷满意地点头。

直到，那名紫衣内侍带着我到内务府领了腰牌。

承明十五年，我成为昭阳宫中的一名宫女。

昭阳宫，乾国帝皇的寝宫。

直到那时，我才把他的名字记入了生命中——当今的乾国天子，承明帝百里忆恒。

以及，景王的名字，百里无景。

平日里，我只负责打扫宫院，倒也十分清闲。